

禁忌、争议、感人，撼动欧美万千读者的话题之作

Dani Shapiro

(美) 丹妮·夏彼洛 著

罗珮芳 译

母亲的模特

BLACK & WHITE

对于伟大的摄影作品，重要的是情深，而不是景深。
从小，她就是母亲的摄影模特，全裸。



中信出版社 · CHINA CITIC PRESS

母亲的模特

BLACK & WHITE

(美) 丹妮·夏彼洛 著
罗珮芳 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亲的模特 / (美) 夏彼洛著; 罗珮芳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4

书名原文: Black & White

ISBN 978-7-5086-1939-2

I. 母… II. ①夏… ②罗…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1858 号

Black & White by Dani Shapiro

Copyright © 2010 by Dani Shapiro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译文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麦田事业部授权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使用

母亲的模特

MUQIN DE MOTE

著 者: [美] 丹妮·夏彼洛

译 者: 罗珮芳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彩 插: 16

印 张: 11.1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9-7040

书 号: ISBN 978-7-5086-1939-2 / I · 11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BLACK &
WHITE

Chapter 1

看来我是得了肺癌，晚期。

情况很糟。非常糟



我最好的作品常常是无意识，且超出我理解能力之外的。

——史蒂夫·希尔伯曼

已经有多年无人问起克蕾拉是不是茹丝·唐恩的女儿——你知道吧，那个照片中的女孩。但也有许多年，确切说是十四年，克蕾拉不曾踏上纽约这块土地；上西区已变得如此陌生。熟悉的肉铺和补鞋铺不复存在，就连那家韩国杂货店也被好几层楼的健身房所取代。健身房里设有果汁吧与法国餐馆，有着像是“埃克斯”、“奎斯特”之类的简短店名。那间熟食店如今也成了精品店——克蕾拉和罗莘以前总爱在周六早晨到那儿略作逗留。橱窗里的人形模特儿套着蓝色牛仔裤，搭一件比鸡尾酒餐巾纸大不了多少的上衣。

这儿已不是她儿时熟悉的街道，尽管只要看得够仔细，她依旧能够从中辨识出过往的痕迹：那扇门曾经是莎士比亚书店的大门；她过去总爱在那儿流连数小时，隐身在哲学书区里，直到某年夏天，书店雇她当收银员。但这份工作只维持了三天。每个到店里买书的人，不论买的是维特根斯坦还是厄普代克的书，似乎都盯着她瞧，想弄清楚她为何看来如此眼熟。她只好

辞掉了工作。

莎士比亚书店如今已变成 Essential Plus 分店，橱窗内展示着洗发精、润发乳、十多种样式各异的放大镜。有个穿着厚重冬装的孩子在商店入口旁骑电动恐龙，缓缓地跟着音调尖锐的“石头族乐园”主题乐曲上下摇晃。

出租车司机把她放在百老汇大道与七十九街的转角处，她一路行经五家手机门市、三家指甲沙龙、四家房地产中介公司。这就是上西区如今的模样：这儿的人衣着时髦，腹中填满牛排和薯条，边做指甲美容边打电话，之后再去看新公寓。

此般光景，如同一组组色彩鲜明的幻象，抹去了克蕾拉心底灰蒙蒙的记忆：褐色——深褐，像一张满是污迹的旧报纸。如今，一切似乎都纷繁绚烂。就连那些矮小苍老的犹太男人，看起来也像是活在旧时光里——他们过去总爱坐在百老汇大道中间的中央分隔岛板凳上，任由双向车流从身旁疾驰而过。

“禁止通行”的标志灯早已亮起，她急忙穿过百老汇大道。老旧的莎士比亚书店外，一名男子正在摆放摆满书的折叠桌。巨幅硬纸板上写着“菲利普·罗斯^①亲笔签名书！”纸板上方有张海报大小的作者照片，冷漠地凝望周遭的一切：购物的人潮、推着婴儿车的妇女，以及盯着 Essentials Plus 橱窗上自身

^① 菲利普·罗斯 (Philip Roth, 1933~)：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以《再见，哥伦布》(Goodbye, Columbus) 一书成名。所著小说《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 曾获 1997 年普利策奖。——译者注

倒影不放的青少年。

她没带任何行李。没有换洗衣物，没有干净的内衣裤，甚至没带牙刷。她并不打算留下。在从班戈^①飞往纽约的班机上，她就不断地这么告诉自己。当然，这想法太过荒谬，她肯定至少得待上一晚。此时百老汇大道早已笼罩在冬季的阴影下，落日低垂，缓缓坠入哈得逊河。光线斜落在大道上，透过这个角度，她的身体，亦即那个在此度过整个童年的同一副躯体，就能推测出时间：无须看表，现在是下午四点。太阳东升西落的轨迹并没有太大改变。

为了消磨时光，她在街上晃荡了一个钟头，沿着哥伦布大道，穿过镶嵌赤褐色沙石的边街来到西端大道。大道两旁矗立着宏伟庄严的灰色大楼，入口是沉重的黄铜门扉，内有身着制服的门卫。

一名穿着大衣的男子行色匆匆，视线不经意地落在她身上，目光停驻的时间有点长。他觉察出什么异样了吗？她看起来跟上西区另外一百个女人没什么两样：苍白、黑发、身材瘦削，毫不起眼的三十多岁女子。要是她花些心思打扮，她会是个美人，但她许久以前便放弃尝试。克蕾拉回瞪那名男子，心想：别再看着我了。关于这个城市，她也忘了，这儿的人总毫不保留地估量彼此，不停掂量、品头论足、互作比较。这点与美国

① 班戈 (Bangor)：缅因州东北部主要贸易中心。——译者注

北方保守的缅因州人是多么不同，那儿的人从来不管他人闲事。

那通电话大约在几天前的深夜十一点响起——没有人会那么晚来电，那铃声也有点儿惊悚（当然，这可能是她的记忆对当下投射出的结果，因为现在她人已来到这儿）。强纳森、珊米，还有窝在楼下厨房板条箱里的小狗佐巴，早已睡得香甜。

强纳森摸索着找电话。

“喂？”

电话那头沉寂了好一会儿。也太久了些。他伸手打开床头灯。床上一层一层地擦了三条毯子，因为卧室太冷了——一个窗台被损坏了，若想整修就得全部拆除，这得花上大把钞票，他们负担不起。

强纳森将话筒递给她。

“是谁呀？”她做着唇形，接过话筒。

他摇摇头。

“喂？”她清了清因睡眠而沙哑的喉咙。“喂？”

“克蕾拉？”

单凭听到那三个字——自己的名字，她的头便不由自主地抽痛起来。罗苹几乎从没打过电话来，更别提在这种时间。她们每年只聊一次，在父亲的祭日。克蕾拉将毛毯裹得更紧，就像感应到危险的动物在寻求掩护，脑袋里迅速闪过所有的可能性。有事发生了，糟糕透顶的事。罗苹来电肯定不会是好事，而她们之间唯一的联结，就只有一个人。

“怎么了？”克蕾拉尖声急促地问道，像只可怜的小老鼠。

“我接下来要告诉你一件事——我要你先向我保证：你不会挂断电话。”

克蕾拉不发一语。梳妆台上，面向床铺的镜子斜立着，她从镜中看到自己和强纳森夜里衣冠不整的模样。话筒那一端传来罗苹办公室的声音。即使在这个时间，依旧能听到公司里微弱的电话铃声。

“别挂电话，好吗？”

克蕾拉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罗苹就急着要确定，急着要掌控一切。

“嗯。”

“说你‘保证’。”

克蕾拉握紧拳头。“老天！我保证。”

“茹丝她……她病了。她……喔，可恶。克蕾拉，情况很不乐观，她病得不轻。”

“你说什么？”克蕾拉回道。这些话听来毫无道理。她因为过于震惊而愣住了。

“听着，我打来电话只是想告诉你，你得回家一趟。”

该来的终究来了。整整十四年，该来的还是来了。回家。该死的，她现在就在家里呀！

“我快把自己逼疯了，我一直挣扎着要不要跟你联络。”罗苹停顿了一会儿。“最后，我的治疗师说，那不该由我来决定，

“因为你有权利知道。”

“事情发生多久了？”克蕾拉总算问出口。

“好一阵子了。”罗莘的声音听来相当疲惫，她有三个孩子，还与人在小城里开了家律师事务所，她当然疲惫。克蕾拉无法想象姐姐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克蕾拉爬下床走到窗边。在这清冷的房间里，她瞬间感到窒息。远方港湾传来的灯火吸引了她的目光。

“听着，事实是……我自己一个人没办法处理。”在克蕾拉的印象中，罗莘从不承认自己没办法处理任何事，她可是无所不能的女王。

“我得想想。”克蕾拉说，姐姐在话筒另一头噤声不语。克蕾拉试着想象她的模样，但影像相当模糊：圆睁的棕色眸子，紧绷的嘴角。“好吗，罗莘？这……我从没想过，我甚至得考虑……”

“我知道，但请你好好考虑。”

挂上电话，克蕾拉爬回床上，双脚勾住强纳森的腿，手放在他肚子上取暖。她紧闭双眼，脸埋进他的颈窝里。那时他正问她某件事（你打算怎么办），但他的声音听来有些模糊，仿佛突然之间有个密如棉絮的物体将她跟现实生活隔绝。她用力吸进强纳森的气味，以此对抗如雪崩般纷至沓来的思绪。

她一直在七十八街与百老汇大道之间徘徊。路上狂风大作，

鞭笞着地面的杂物。有张传单“啪啦”一声粘到她大腿上；她拿起那张传单，读了读：瑜伽新馆开张。此处的风势总是如此强劲；这儿距河边仅两个街区之遥，宽阔的十字路口衔接百老汇大道。但如今克蕾拉对这儿的风有了不同的感受。在缅因州海岸外的小岛度过十多年的严冬后，她变得更加强壮，皮肤也增厚了；她已不像过去那般柔弱，那般弱不禁风——至少她希望如此。

她考虑了四天才决定动身去纽约。这几天她还是在西南港处理平日的琐事：早上起来，先开车送珊米到学校上课，再带狗狗佐巴到滨水区散步，然后去强纳森店里整理发货单。然而不论做什么，每一个瞬间，总有一个声音在不停地撞击着她的胸口：她病了，她病了，她病了。不知怎地，出于一股倔犟而天真的自我防卫，克蕾拉从没想过茹丝会有病倒的一天——那么，她以前是怎么想的？是的，她认为母亲肯定能不费吹灰之力、身心健朗地活到九十多岁，即便她开始衰退老化，到那时克蕾拉自己恐怕也是七十好几的老婆婆了。也许，那时她就能坦然面对茹丝，无须畏惧会在她面前崩溃，无须害怕坚持多年的自我呈现出脆弱的一面。而她的人生，这个她精心构筑的人生，将会“噗”的一声烟消云散——最后只剩下她跟茹丝。母亲与女儿，一如往昔。

她病了，她病了，她病了。第五天早晨醒来，克蕾拉开始发疯似的打电话，联络珊米的同学的母亲，安排人到学校接珊

米上芭蕾、游泳、柔道课。她替强纳森准备了一张购物清单，仿佛她打算在纽约待上好几周似的。前往班戈机场的路上，她不断告诉自己随时可以改变主意。即使人已搭上前往纽约的班机，她仍然不确定是否要前往纽约。是她的双脚带她来到这儿，她的心毫无知觉，只有当偶尔的跳动撞击她胸口的时候，她才明白自己其实相当恐惧。

她驻足在艾索普公寓大楼前。这栋大楼占据了百老汇大道与西端大道之间的整个街区。她只迟疑了片刻，短得让人无法察觉。她走过一扇扇高耸的拱门，来到中庭。保姆带着小男孩和小女孩正坐在干涸的水池旁，抓住最后的时机享受日光浴。小男孩看起来约莫五岁，至于那个小女孩，克蕾拉认为应该跟珊米一样，是九岁，那孩子显然从小在城市长大，留着一头长发，穿着一件珊米或许会爱死了的莱姆绿羽绒背心。

克蕾拉连一张女儿的照片也没带，今早离家时她想到了这点。出租车在屋外按响喇叭之际，她从皮夹内取出珊米三年级时拍的照片：她在天蓝色的背景前笑得很开心，亮丽的长发扎成辫子。克蕾拉将照片放进厨房抽屉，压在电话簿下头；她返家之前，照片将会安然待在那儿。若不这么做，她可能会受到诱惑，因为一般情况下（在别人的家庭里），把照片跟家人分享会是全世界再自然不过的事。

亭子里的门卫是个年轻男子，没认出克蕾拉。他怎么会认得出呢？他是新人。克蕾拉最后一次踏进这个中庭时，他可能

还在上小学呢。

“我能为您效劳吗？”男子出于职业本能，以一派处理公务的口吻问道，声音里带着一丝怀疑。克蕾拉看起来不像是在这栋大楼里长大的，甚至不像会到此拜访的样子。她双手塞进旧羽绒外套的口袋，有那么一瞬间，她希望自己穿的是更有派头些的大衣。

“我来探望茹丝·唐恩。”

“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她女儿。克蕾拉的心里不由自主地响起这个回答，然而她只轻声说道：

“克蕾拉。”

门卫拿起对讲机（也是新的），输入几个数字。她还有机会离开这里。她能跳上出租车回到拉瓜地亚机场，搭下一班飞机回家。

“有位克蕾拉小姐想见唐恩女士。”门卫对着话筒说道。她很好奇他跟谁说话，然后突然想到罗苹可能在屋里。不，不太可能。克蕾拉在她办公室留了言，告诉她自己在路上了。罗苹肯定会躲得远远的，对这种母女重逢的特殊场合，她肯定避之唯恐不及。更何况，今天是工作日。

“您可以上楼了。”门卫告诉克蕾拉，指示她前往大楼东北侧的电梯，他还以为克蕾拉根本不熟悉环境。但她的双脚像梦游一般，早带着她往那个方向走去。

“十二楼 A 户！”门卫在她身后叫道。

是那部电梯。她和罗莘还小的时候，电梯仍通过古老的液压系统运作，水流冲过管道从一楼由下往上通到十二楼，要整整花上几分钟。有时水流在途中停停走走，还得多耗上好几分钟。这部华美的木电梯里嵌了一张小长椅。她儿时常坐在上头，听着冲击而过的水声，小脑袋里一片空白，毫无杂念，让她觉得非常愉快；这是她抵达或离开家时常有的感受。

但现在，她几乎没时间重温这些记忆。电梯门“叮”一声迅速合上，载着她急速往上、往上、再往上。她还来不及想起母亲的声音，脑中的那个小女孩（那是她自己）便轻柔絮语道：“我可以在电梯里读完《魔山》。”曾有一度，她还在念中学时，书包里装了本平装版《魔山》，一进电梯便立刻取出来读。她读到汉斯·卡斯托普遇见山特布里尼先生的段落时，便放弃了^①。此刻她只能木然地跟着电梯往上攀升，盯着楼层数字缓慢改变。

到了十二楼，电梯门滑开。她仍有机会转身离去。她可以按下大厅键，下楼。经过门卫身边时，她或许会听到他问“小

① 《魔山》(Der Zauberberg)：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托马斯·曼 (Paul Thomas Mann, 1875~1955) 所著小说。小说主人翁汉斯·卡斯托普 (Hans Castorp) 是年轻的德国大学毕业生，得了肺结核后来到魔山治疗，其间遇见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其中之一便是身为意大利自由派人文主义者的山特布里尼 (Settembrini)。——译者注

姐？小姐，一切都还好吗？”然后便直接大步跨出一扇扇大门。她大口吸入空气，填满胸臆。她该让强纳森同行，好做她精神上的支柱。但她不能。强纳森到这儿来？怎么可能。

她继续往前迈进。出了电梯来到走廊，走廊两侧仅有寥寥几扇大门。这些年来，这儿的公寓已打通，或为了容纳逐渐扩充的家族成员，或只是因为住户银行里的存款增加了。墙面最近才用乳白漆重新粉刷过，苍白而光亮。克蕾拉记忆中那条脏兮兮的地毯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宽大的暗灰色地毯。

她几乎就要窒息。你得回家。而她这会儿就到了。自从嫁给强纳森，克蕾拉不再使用婚前的姓氏。克蕾拉·唐恩早已不存在，至少不是以一个活生生的人体存在。克蕾拉·唐恩不过是一系列冻结在时光中的黑白平面影像：一个小娃娃、一个小仙女、一个尚待发育的生物、一个少女、一系列悬挂在博物馆与众多艺廊墙面，由拍卖会里最高的喊价者获得的黑白影像。她用力摇摇头。不能想那些。不是现在。

她按下走廊尽头最后一扇大门旁的电铃。电铃声依然如昨，是那种能够惊醒死人、刺耳尖锐的铃声。茹丝从不使用音乐门铃，那种宣布访客到来的优美乐声。克蕾拉已离开这儿将近半生的时间，她真的相信这一刻永远不会来临。她的过去已从人间蒸发。她已将自己揉搓、冲刷、摩擦得粗糙，直到过去的一切模糊难辨。

她紧握双手，伫立等候。咬紧牙关，然后放松。她多希望

拥有一句祈祷文，某个她现在能对自己一次又一次、反复念诵的字句，一个能让她紧紧捉牢、帮助她安定心神的词语——倘若其他方法全失灵的话。她在门上的窥视孔中看到变形的自己。她看起来像个矮人，一个滑稽的马戏团表演者。

门内传来窸窣声，一个年约十八岁的女孩将门打开。她身材瘦削，穿着退色的破烂牛仔裤、黑色无袖上衣，脚上穿着看起来各有五磅重的黑色靴子，两条深褐色发辫从肩膀蜿蜒而下。可能是来自国际摄影中心^①的实习生，或是令人艳羡的普瑞特艺术学院^②学生。

那女孩把头偏向一侧。

“克蕾拉，罗莘说过你可能会来。”

克蕾拉走进玄关，当中的摆设依旧是她记忆中的模样：成堆的信件，一沓沓杂志。《纽约客》、《哈泼斯》、《人物》、《纽约书评》、《时尚》、《国家地理杂志》、《时代杂志》、《新闻周刊》，当中显得突兀的是《国家询问报》——茹丝订购了许多种报刊，从高雅读物到低俗书刊无一遗漏。看来，很可能自克蕾拉离开后，她没扔过一本杂志。杂志堆积在落地柜和地板上，高度及

① 国际摄影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 ICP): 成立于1974年，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心城区，为一摄影博物馆、学院、研究中心。1985年，该单位创设无限系列奖 (Infinity Awards)，向大众宣扬摄影界优秀人士之杰出成就。——译者注

② 普瑞特艺术学院 (Pratt Institute): 成立于1887年，为美国顶尖艺术学院，提供艺术、建筑、时装设计、插画等课程。——译者注